

隋書

冊
十

隋書卷七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斛斯政

趙元淑
劉元進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

曰士心尙一國未有覺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尙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尙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
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
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至牛酒玄感屯兵尙書省每
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
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
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
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
造茲區宇在旋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
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
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
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

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
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
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
遂進逼都城刑部尙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澗
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
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
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者莫不
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
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
樊子蓋復遣兵攻尙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
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
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尙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
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
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
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
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
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
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
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
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
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
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
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
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
玄感爲郡丞周琬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

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第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

總管尋徵拜民部尙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
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
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
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
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
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
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
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
阼恆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
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
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
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

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尙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

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煑收其餘骨焚而揚之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

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輒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旣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

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憎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志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

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
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
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
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
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
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
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
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
福嗣旣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
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
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
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
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

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
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
守禦尙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
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
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
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
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
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
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
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
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
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

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懸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

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

彥藻爲左長史邢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頰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尙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問行觀隙密